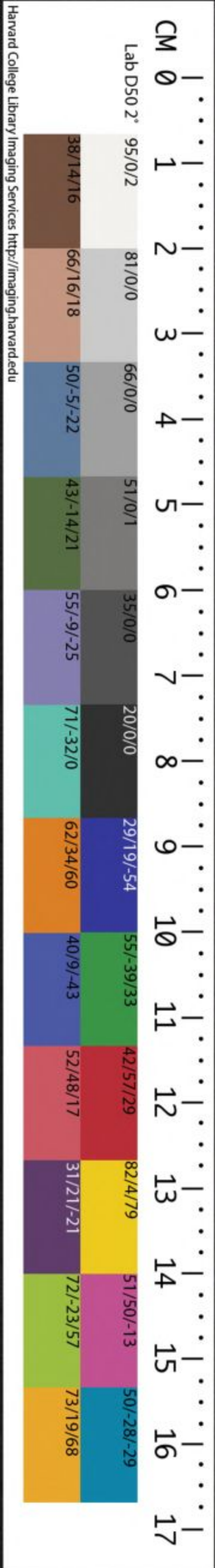


T2512/8193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AND ANATOM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825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二十二

題

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

劉氏曰書初何緩辭也恭哀后之葬南園久矣於是始作治焉是故宣帝即位十年始作杜陵則書初世祖即位二十五年始作壽陵則書初焉氏曰一統志云杜陵在西安府咸東南一十五里樂游原有一廟許后陵亦在焉

三月赦

通鑑曰以鳳凰集甘露降也

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

諸史會編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二十二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漢

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

丙辰劉氏曰書初何緩辭也恭哀后之葬南園久矣於是始作治焉是故宣帝即位十年始作杜陵則書初世祖即位二十五年始作壽陵則書初馮氏曰一統志云杜陵在西安府城東南一十五里樂游原有廟許后陵亦在焉

三月赦

通鑑曰以鳳凰集甘露降也

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



通鑑曰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太宗之統也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朞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朞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為人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為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父母

名其所生之父母也丘氏曰後世自外入繼正統為其本生父母立廟始此嗚呼無子者立兄弟之子以為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我既以彼為子則彼以我為父其所生於我兄耶則稱之以伯父於我弟耶則稱之以叔父所謂大義大倫不可易者也宣帝繼孝昭之統而又尊其所生父為皇考是有見於生身之恩不可忘而無見於繼統之義不可貳於倫則紊於禮則失後世自旁支入繼正統者往往引之以為據雖名為大儒者亦或不以為非善乎伊川程氏有言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云斯言也可以示法萬世矣

### 殺京兆尹趙廣漢

通鑑曰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蠶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兇敢之計莫為持難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脇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



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  
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  
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  
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劉氏曰書殺何甚帝也周官  
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可謂能矣  
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書殺

### 貶少府宋疇為泗水太傅

通鑑曰疇議鳳凰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故貶劉氏  
曰自少府貶耳何以書予疇也先是書鳳凰集三未有  
議之者於是鳳凰下彭城疇獨非之可謂特立之  
士矣綱目於鳳凰下彭城不書書貶疇予其議也

### 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少府

通鑑曰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諫大  
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  
諫官以補郡吏然朝廷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  
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

通鑑曰翁歸為人公廉明察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  
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  
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  
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  
吏民小解輒披籍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  
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警百吏民皆服改行  
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為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接待  
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  
強課常為三輔最其在公卿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  
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翁歸平陽人

### 莎車叛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通鑑曰上令群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  
以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  
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揚言北道  
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軟盟叛漢從善鄯以西



皆絕不通奉世計以為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牛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為王諸國悉平奉世以聞帝召見韓增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之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尹氏曰莎車叛不為無罪奉世破之不為無功然矯之一字終不可得而免也權其輕重而公其書法則功罪見矣劉氏曰矯制雖討叛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綱目之脩君臣之分而已矣丘氏曰矯詔出兵始見於此

### 詔舉通文學者

二年春正月赦○二月立健仔王氏為皇后

通鑑曰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健仔為皇后令毋養太子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

通鑑曰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劉氏曰綱目書疫十五而書救災之政者二而已世主之恤民者寡矣

### 帝更名詢

通鑑曰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丘氏曰天子更名始見于此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通鑑曰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六珍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怨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僿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讎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嘗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

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胡氏曰魏相此跡止無名之師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變真宰相經國之遠猷而其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則尤為難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姦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霏動悉指為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為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千古一律其視魏相何如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賢哉尹氏曰匈奴擾車師田者自常情觀之興兵誅討可也魏相深見遠識諫而止之書詔鄭吉還屯渠犂則戢兵保民之美可勝計哉未幾匈奴衰弱終於臣服則車師之地果何關於勝敗之數乎

以蕭望之為左馮翊



通鑑曰帝以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廷即移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守平原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午戌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

通鑑曰上心忌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毋下所賜書敞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效上乃知賀不足忌封爲海昏侯劉氏曰帝即位十一年而賀尚存漢之俗猶厚也故書予之

錄阿保功封丙吉等爲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

通鑑曰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爲弟安世稱王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曰朕徵

取時丙吉使曾許舜皆有舊恩張賀輔導朕躬脩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及吉魯舜皆爲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太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卽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卽果遷劉氏曰推恩阿保始此然賜物而已未封也自是而後有封君者有封其子者其卒也至號爲皇太后甚哉

夏六月立子欽爲淮陽王

劉氏曰宣帝封立不悉書書欽何帝所愛欲立爲太子者也故謹書之



太子太傅疏廣少傅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通鑑曰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寔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傍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泣下廣受歸鄉里日令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族人悅服胡氏曰以宦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際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

猶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以至再屈師傳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矚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尹氏曰前書丞相賢致仕由漢以來固未嘗有然猶曰仕至上公老病而去云爾至廣受方傳儲君乃亦勇於請老何哉在禮大夫七十致仕乃理之常漢廷諸臣知進而不知退戮死相望儻皆能如二子見幾而作何至不保其身哉賜金遣歸特書于冊蓋予之也劉氏曰前稱兄子受矣此不稱兄子何不以廣掩受名也請老常在西漢為高節故並書之仁氏曰請老賜金始見于此

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通鑑曰霸守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為條教示民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欺姦人



長吏許丞老病尊督郵白欲逐之霸  
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起拜重聽何  
傷或問其故霸曰

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  
全安長吏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  
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矣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  
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  
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利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  
一徵守京兆尹詔坐法貶秩詔復歸潁川為太守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勿坐○右**

**扶風尹翁歸卒**

通鑑曰翁歸卒家無餘財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  
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劉氏曰三輔未有  
書卒者卒翁歸錄  
賢也異於韓趙矣

**求高帝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

通鑑曰凡三百十六人劉氏曰賜金與復  
耳刑以書嘉念功也書錄功臣後始于此

**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

通鑑曰  
謚曰敬

**以韋玄成為河南太守**

通鑑曰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  
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非賢雅意陽狂不應  
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  
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  
使得自安衡門之下丞相御史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  
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守

**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邊兵**

通鑑曰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羗與匈奴坦通之路  
斥逐諸羗不使居湟中及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羗  
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  
聞後將軍走充國劾安國奏使不敬是後羗人旁緣前



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羗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羗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西羗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羗執不能獨造比聞匈奴數誘羗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羗中與相結羗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羗毋令解仇必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 是歲穀斛五錢

丘氏濬曰書穀價之賤始此

### 神爵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丘氏曰帝自即位至是十有三年矣始郊見何簡天至此哉嗚呼踐天之位享天之祿而不思所以報本反始又何以責諸侯王之不恭也哉

### 三月如河東祠后土遣諫大夫王吉求金馬碧雞之神

通鑑曰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神可齋而致持節求之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以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訖及至巧冶鑄干將使雖變督繩公輪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及王良執靶體哀附與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人馬相得也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藟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懷冷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古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君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惻誠則君不聽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列龍興而致雲螭蟠



俟秋陰蟬蛻出以陰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聖主必侍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化溢四表橫被無窮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後京兆尹張敞亦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由是悉罷尚方待詔尹氏曰祠祀袖仙武帝之過舉也孝宣中興胡爲踵而行之然郊泰畤祠后土猶有可諉者至遣諫大夫求金馬碧鷄之神則求非所求夫猶甚矣故書譏之劉氏曰書遣諫大夫求帝也亦病褒也帝遣之於褒乎何病以方士言增置祠帝之惑也而諫大夫不能諫則固失職矣又爲之共節求之以是爲不職故病之也然則趙使藺相如非也則削其官此則曷爲以諫大夫書書諫大夫以見遣也行者之胥失也自帝立此祠至建始二年而一罷至七始三年而又復嗚呼世主之卓然不惑者鮮矣丘氏曰書遣使求神始此

### 諫大夫王吉以言不用謝病歸

通鑑曰上頗脩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言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必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上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止難以化遠民者弱不可勝愚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女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豈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世俗聘妻送女無節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



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今使俗吏  
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  
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一字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  
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彫琢商不  
通侈靡非工商獨賢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為迂闊  
吉遂謝病歸尹氏曰謝病固古之矣然以諫大夫而去  
國則人主好言之意為可知前書遣諫大夫求碧鷄之  
神已失其職此書諫大夫謝病歸則其為中興之累多  
矣劉氏曰以病免實也謝病註  
也書諫大夫謝病歸病帝也

### 先零羗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

通鑑曰義渠安國至羗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  
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玉等怨怒背畔攻城邑殺長吏  
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充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上問度  
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元兵難踰度臣願馳至  
金城圖上方畧羗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

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  
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羗

###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充國引兵擊叛羗多降

詔復遣卒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  
中

通鑑曰六月趙充國至金城湏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  
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  
來陳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恐  
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  
遣騎候四望陘中無虜乃引兵進謂諸校曰吾知羗虜  
無能為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哉充  
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  
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  
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功罕开豪靡富兒使弟雕  
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



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  
自別毋取并威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  
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時  
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  
月上旬齎二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开奪其畜產虜其妻  
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  
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  
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  
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  
計也先零首爲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閭  
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  
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  
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  
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強弩將  
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教讓充國曰今轉輸  
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其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  
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今  
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

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  
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明詔今先零爲寇罕羌未  
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  
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  
於人今罕羌欲爲寇宜飭兵馬練士卒以湏其至以逸  
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  
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  
零欲畔故與罕开解仇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  
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  
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脇諸小種虜兵浸多誅之用力數  
倍臣恐國家憂虜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  
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  
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書報從充國  
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又屯聚解弛望見大軍  
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陘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  
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  
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餘萬  
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



罕羗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人來言願得  
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  
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  
曰諸軍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  
報以贖論後旱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  
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  
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  
子印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  
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  
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  
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羗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  
行羗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  
敗羗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羅三百萬斛穀  
羗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爾  
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羗人致敢為逆失之也  
羗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又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  
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邪吾固以死  
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

食所用糧穀芟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  
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閒且羗易以計破難  
以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  
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  
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在水次臣願罷騎兵  
留步兵分屯要害永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  
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  
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  
入金城郡益積畜者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  
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  
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  
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  
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  
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  
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  
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  
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  
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



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  
 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  
 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  
 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  
 充入金城六也兵出東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  
 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  
 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  
 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西罕開使生他變之  
 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  
 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  
 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  
 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  
 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奏曰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  
 必筭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

饑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遠在來春故曰兵  
 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  
 餘里乘寒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  
 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  
 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拍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  
 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  
 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  
 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楚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  
 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  
 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  
 所以示蠻夷也大兵一出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  
 如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  
 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天  
 寸之功始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  
 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  
 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



畫軍策其言常是臣在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  
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教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  
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  
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曾氏曰充國畫屯  
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詔降羌與廷議危疲人於  
戰者絕矣觀其言曰兵勢國之入事當後法先法不  
以餘命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嗚呼使有  
位之君子用心皆如充國之不隱則天下豈有不治  
哉者

### 以張敞為京兆尹

通鑑曰初敞為山陽守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  
膠東相明設購賞傳相斬捕國中遂平王太后數出游  
獵敞諫曰禮君毋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傳毋令以  
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太后乃不復出京  
兆自趙廣漢誅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長安多盜上  
以問敞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首長

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  
行法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  
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  
廷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會西羌兵起敞以  
羌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殺邊郡贖罪蕭望  
之等議以為民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  
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  
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  
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  
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貧民父兄囚執為子弟者將  
不顧死亡以赴財利以求救之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  
教一傾恐不可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有  
邊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百姓莫以為  
非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  
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天漢四  
年嘗使死罪入錢減罪一等豪強請奪至為盜賊吏不  
能禁故曰不便時亦以轉  
輸略定相給遂不施敞議



以前將軍韓增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始祠江海頌水

辛酉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

劉氏曰於是書鳳皇四而書赦者三矣書甘露始此

夏五月趙充國振旅而還

通鑑曰充國奏言羗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饑死定計遺脫不過四千人羗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羗強弩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職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卒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為後將軍尹氏曰前書罷兵屯田此書振旅而還則見西羗之平非窮追極

討之功明矣充國之為將如此非老成厚重者能之乎劉氏曰書軍還多矣未有書振旅而還者書振旅持筆嘉全師也先零之叛罕羗助之武賢請先擊罕羗充國則請降以威信先零既走充國徐行驅之降者既多然後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凡三上奏卒得所請及是還師不亡一鏃而糜忘竟斬楊玉以降真所謂萬全之師矣特書振旅而還所以深嘉充國也

以宦者弘恭為中書令石顯為僕射

丘氏曰宦者之設三代以前已有之本以給役而已武帝遊宴後庭始命以典事然所用者乃腐刑之司馬遷彼固知道義識古今者也用之似亦無害然遷不世有後世遂襲以為故事以國家樞機之任委任昵近其不至蔽聰明竊威柄也幾希先儒謂宣帝開三大釁終以亡國用恭顯其一也愚竊以為宣帝非但用之以亡漢遂使後世因之以亡人之國也多矣



秋羗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

通鑑曰秋羗若零等共斬楊玉以其首帥衆四千餘人來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

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犯時忌被殺

通鑑曰初寬饒為衛司馬故事衛司馬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寬饒案舊令揖官屬不受私使躬行士卒廬舍視其起居飲食病者拊循臨問甚有恩及歲代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擢司隸校尉寬饒剛直公請刺舉無所避然深刻好刺譏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

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有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比闕下衆庶莫不憐之陳瓘曰宣帝殺趙蓋韓楊皆過而寬饒尤為可惜寬饒直箴宣帝用刑法中書之失使用其言治效當何如也嗚呼自古人臣為國除弊政銷隱禍而世主不以為功反以為罪者多矣豈但一寬饒而已哉此治日所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歟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死握衍胸鞬單于立日逐王先賢禪

來降以鄭吉為西域都護

通鑑曰虛閭權渠單于始立黜顏渠闕氏闕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單于死闕氏立右賢王為握衍胸鞬單于虛閭權渠子稽侯徧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日逐王先賢禪素與握衍胸鞬有隙即率其衆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詣京師吉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之置



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 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狂王泥靡立

通鑑曰初翁歸靡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復尚主詔下其議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天子重絕故業許之使常惠送公主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子泥靡自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自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無堅約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少主不止繇後將與天子從之

### 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

通鑑曰謚曰憲○史綱書魏相卒丘氏曰丙吉魏相二人齊名而於相之卒不書其官者何也相之初進假許

史以為重是進之不以其道也其始不正後雖有也美莫能贖焉嗚呼後之不由正道以進者可不鑒哉

### 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

通鑑曰吉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群闔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畿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間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驚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吉為知

大體

### 秋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益小吏俸

通鑑曰詔曰吏不廉正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劉氏曰勸廉也帝於是可謂知本矣故特書美之



以韓延壽為左馮翊

通鑑曰始延壽為潁川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旂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租賦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吏吏民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蠶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自劾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死為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計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

縣莫知所為令丞以下亦皆自擊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自斃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歛然傳相教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癸亥四年春二月

通鑑曰亦以風露降集於京師

廿

夏四月賜潁川

黃霸爵關內侯

通鑑曰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教集郡國潁川尤多於是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冬十月鳳皇集陵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通鑑曰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鳳皇被褒



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出行蝗延年曰此蝗豈  
鳳皇食邪義恐見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  
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  
年毋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  
數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  
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  
毋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  
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果  
敗東海之人莫  
不賢智其毋

### 五鳳元年

丘氏曰鳳凰之名載於書詩論語禮記而世之人卒莫  
有真能識其形狀何如者自帝即位至此凡五見矣於  
是以之紀元焉嗚呼鳳兮鳳兮覽德輝而下之何宣帝  
之世獨多也哉其所謂鳳者豈其鳳哉乃鶻鳥之類耳

### 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通鑑曰匈奴握衍胸鞬單于暴霍好殺伐國中不附烏  
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狁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  
擊握衍胸鞬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  
兵襲呼韓邪呼韓邪敗走於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  
于右與鞬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  
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擊車犁烏藉皆敗走之烏藉呼  
揭皆去單于號共併力尊輔車犁屠耆西擊車犁又敗  
走之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  
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  
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  
侯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  
所殺今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  
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被必稱臣服從此德之  
盛也立於  
是從其議

### 冬十二月朔日食○殺左馮翊韓延壽



通鑑曰延壽伐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更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稟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按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事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使掾吏分謝送者百姓莫不流涕

**丑乙**二年春以故許后季父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丘氏曰自是以後將軍司馬之任專以任外戚終漢之世

詔勿行苛政○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

通鑑曰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嘗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會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又使吏私買賣有所附益請逮捕繫治詔左遷為太子太傅劉氏曰左

遷之辭三左遷其為某官無罪之辭也某人以罪左遷有罪之辭也某人左遷薄乎云爾之辭也

匈奴呼韓邪擊殺屠耆單于呼屠吾斯自立為郅支單

于

通鑑曰呼韓邪襲屠耆屯兵屠耆兵敗自殺車犁亦東降呼韓邪呼韓邪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其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候單于

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為庶人

通鑑曰惲敞之子廉潔無私為中郎將故事令即出錢乃得出沐名曰山即惲罷之休沐皆以法令從事有過輒奏免薦其有行能者即官化之莫不自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惲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事下廷尉廷尉



安國奏憚怨望為妖惡言大逆不道詔免為庶人劉氏  
曰免例有三凡書某免者可免者也著所坐有罪者也  
書免某官下其獄免  
微下獄免皆無罪也

(寅丙)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通鑑曰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代者吉薦杜延年子定國  
陳萬年卒謚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班固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  
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是時黜陟有亨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  
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尹氏曰魏丙卒皆壽爵與景武  
以來他相異者  
所以表其賢也

二月以黃霸為丞相

通鑑曰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功名損於治郡特京兆  
尹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爵議欲以聞張敞奏

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  
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  
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不為條  
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  
史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吏多知鵲雀  
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史守  
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臣  
敬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史守丞畏丞相  
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  
有名無實傾摧懈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  
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庶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  
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  
家承敝通變造其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  
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  
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檢式毋得  
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朔好  
惡天子嘉納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慚  
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



霸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  
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性慳近臣  
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  
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利以霸為首戴  
氏曰宣帝總核名實惡之欺已而夷考其行事有名無  
實尤甚卒不免為臣下所欺何哉夫人主嗜好不可偏  
也發於心術甚微而趨和意旨以相彌縫者多矣宣帝  
酷好祥瑞幾成癖矣宋疇坐譏鳳皇不下京師左遷他  
日鳳皇往往皆集京師矣神雀鳳皇芝草甘露紛紛何  
多也意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乎今宣帝時逆賊風固  
災變擾擾不已符瑞何從來哉吾觀黃霸鵲雀事知  
神爵五鳳黃龍間曰祥瑞云者大抵皆鵲雀類也

### 三月減天下口賦錢

劉氏曰自高帝始立口賦法人六十三至昭帝減口賦  
錢什三於是又減民賦益輕漢世惠民之政可謂後矣

### 置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 四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卒什二

立氏曰北狄稱臣  
侍始見于此

### 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賜耿壽昌爵關內侯

通鑑曰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  
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  
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令三輔河東弘農上黨太原郡  
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自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  
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而以利民名曰  
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立氏曰壽昌請糴  
三輔近郡穀供京師者關東漕卒又自令邊郡皆築倉  
穀賤增價而糴穀貴減價而糴名曰常平民便之嗚呼  
自壽昌建斯議之後其嘉惠天下後世之人何啻  
億兆真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書常平倉始此

### 夏四月朔日食○殺故平通侯楊惲



通鑑曰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發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掩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當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穴臘烹羊包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起奮衰低叩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意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司馬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相才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庶漢延壽之治民寬饒惲之剛直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之有失夫

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尹氏曰趙蓋韓楊之死人心不服論者固已詳矣今以綱目觀之廣漢延壽書殺寬饒書自到皆不去其宮猶曰當任職之時云爾至惲已免為庶人久矣然且書故平通侯則免不以罪不予其免為可知免猶不予而况於殺乎此宣帝之所以維霸劉氏曰惲免為庶人矣書故平通侯何廢不以罪也而殺之甚矣立氏曰後世以言語罪人始此

### 匈奴郅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遂都單于庭

劉氏曰夷也書所都何郅支強也及呼韓邪朝漢而郅支西徙去單于庭至七千餘里則事漢之效也是故都單于庭書徒居堅昆書所以觀即華也

庚戌 甘露元年春正月郊泰畤○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

冀州刺史



通鑑曰公卿奏敝楊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敝材獨  
寢其奏不下敝使掾案舜案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  
兆耳安能復案事敝聞即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  
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敝賊殺  
不辜上欲令敝得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為庶人敝詣闕  
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  
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敝妻子皆泣  
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令使者來此天  
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刺史到  
部盜賊屏息劉氏曰魯公為之例有四有改過之辭有  
貳過之辭有不能令之辭有因仍之辭書曰  
免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改過之辭也

### 以關內侯常玄成為淮陽王中尉

通鑑曰太子柔仁好儒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  
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  
家自有制度本以嚴正道習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  
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

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陽  
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健竹尤幸上由是疏  
太子而愛憲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欲立之然  
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  
故弗忍也久之上拜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  
於兄欲以感喻王由是太子遂安司馬公曰王霸無異  
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  
有尊卑功業有巨細耳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  
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獨不  
可真儒而用之乎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  
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  
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胡氏曰帝王之  
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脩身以齊其家  
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耳內外  
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也若夫五霸則異是矣其果  
有格致誠正之功身果脩而家果齊乎其所以行之者  
果與唐虞二代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  
美玉砭砭之不可同也司馬氏譏宣帝言王道不可行



儒者不可用是矣而謂王霸無異道不亦誤乎戴氏曰  
致治成法百王所同參周秦之法而並用之此宣帝所  
謂家法也且彼天下豈有家法又焉有天下法周家忠  
厚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而曰此成周之家法也  
可乎秦人反上古之道行一切之政自不能保其家安  
有其法漢至宣帝且六世矣漢豈有法可守哉因特制  
宜隨其君之資而雜出於德教功利之間一得一失迭  
爲治亂而已豈復真以雜霸爲法也宣帝習見文景之  
寬厚武帝之材畧以爲漢家之法純駁若此霸王之道  
也欲使其子孫憑藉而世守之亦過矣漢之法非壞於  
元帝宣帝之法不可繼也天有五材而盡用之其弊也  
不可復振總核操切之餘勢已極矣惡保其往乎漢宣  
帝唐宣宗皆以強明聰察爲治其盛也皆足以中興及  
其既弊亦終焉而已故唐之群盜皆起於大中之朝而  
王氏代漢之兆亦萌於呼韓邪來朝之歲此豈所謂天  
道者邪張氏曰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爲已利而非  
湯武弔代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  
之所在固其所趨也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

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  
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  
孚也則其雜霸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  
也雜之則亦是霸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爲近之然其薰  
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攷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  
美而術高耳深攷自可見至宣帝則又霸之下者威文  
之罪人也而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  
是消磨盡矣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哉而以爲不可用  
也如元帝之好儒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  
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德其心本乎天理建  
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後世未嘗真知  
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用蓋亦未之思也丘氏曰淮  
陽王欽母得幸頗有覬覦太子意宣帝始欲從之而中  
有所不忍以玄成嘗佯狂讓侯爵於兄故召拜淮陽王  
中尉欲感諭王以推讓之道太子由是遂安  
陳瓘謂宣帝用玄成消患於未萌豈細事哉

匈奴兩單于皆遣子入侍



通鑑曰匈奴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  
事漢求助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  
服役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且戰死壯士  
所有今兄弟爭國不在弟則在兄奈何亂先古之制臣  
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左伊秩訾曰不然強  
弱有時今漢方盛匈奴日削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  
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呼韓邪  
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入侍郅支亦遣子入侍

夏四月黃龍見○太上皇太宗廟火帝素服五日○鍾簾

銅人生毛○烏孫國亂遣使分立兩昆彌

通鑑曰烏孫狂王暴惡失眾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  
屠襲殺狂王自立漢欲誅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  
處帝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  
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於小  
昆彌

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筭三十

劉氏曰自漢初始為筭賦人百二十其後又有口錢口  
嘗再減矣而筭賦仍舊帝於是減其四分之一至成  
帝而又減筭四  
十民力益寬矣

珠崖郡反夏四月遣兵擊之○營平侯趙充國卒

通鑑曰先自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  
第朝廷每有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至是卒  
年八十餘矣謚曰壯壯氏曰承兵用兵與創業之初亂  
離之時不同充國言帝王之師當出萬全此萬世之名  
言也先儒謂充國不獨  
為賢將殆可相也信哉

匈奴款塞請朝

通鑑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  
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



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  
在下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  
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  
臣此則羈縻之說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  
服荒忽無常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窠鼠伏關於朝享不  
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上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蕃  
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  
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  
無外欲一十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正朔  
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  
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補**三年春正月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位在諸

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還居幕南塞下

通鑑曰上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冠帶衣裳金盃盤綬王具劔佩弓矢祭戰安車鞍馬金

錢衣被錦繡穀帛絮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  
上還登長平坂詔單于無謁其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  
夷君長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  
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  
邊郡士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  
之單于請居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城自是烏孫以西  
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劉氏曰匈奴自秦皇  
三十二年始見綱目漢文帝三年始書單于至宣帝五  
鳳四年始書稱臣今年始書來朝於是百六十五年矣  
信哉無百年之運也自是終西漢之世書單于來朝四

**圖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

通鑑曰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命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傳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劉氏曰何以書錄功臣也吳氏曰慶元間中興輔佐孰優論云定策如博陸濟治如丙魏靖邊如充國



賓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謹厚聞延年以安和著  
蕭望之梁丘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不過一藝  
一能之士未見其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凜然乃  
賓之群臣之後帝豈無見於此哉蓋麒麟之圖繪正遠  
人觀聽之所係彼其平日之所畏慕者知有武而已一  
旦顧瞻傑閣歷數元勳而疇昔敬畏之人乃眇然特居  
群臣之後將益信中國人才之盛而隱然有虎豹在山  
之勢矣夫如是寧不足以示中國之大而杜外夷窺伺  
之心邪丘氏曰後世圖功臣像始此按麒麟閣一統志  
云在西安府城內漢未央宮之左乃蕭何所造以藏秘  
書宣帝圖畫功臣於此

### 鳳皇集新蔡

胡氏曰宣帝之時天地變異刑殺過差一歲之間子弟  
殺父兄妻殺夫至二百餘人不得稱為太平矣鳳皇  
何為數來哉豈宣帝自喜其政臣下有以窺見其微意  
者故爭言祥瑞以侈耀之而帝亦以此自欺也與以張

敞所論鴉雀觀之亦可見矣尹氏曰宣帝之世鳳皇來  
集至是凡六書矣考之漢史則不止是而又播之詔令  
不一而足然綱目皆削而不錄至於地震山崩祖廟壞  
宗廟火日食星孛雨雹殺人之異則滿書于冊所以抑  
祥瑞戒恐懼之意嚴矣  
矣居人上者不可不知

丞相黃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  
石渠閣帝稱制臨決

通鑑曰詔諸儒論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  
臨決王氏曰論五經異同施雠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蔣  
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異  
同謂經旨合否也劉氏曰書嘉一統也書講五經始此  
立氏曰書講經亦所謂  
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歟

增置易尚書春秋三經博士



通鑑曰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丘氏曰先是易有施孟書有歐陽春秋有公羊皆立博士至是易則梁丘賀書則大小夏侯春秋則穀梁赤皆立博士王氏曰梁丘賀從京房受易帝聞京房易明求其門人而得賀夏侯勝之先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勝勝以授從父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何休曰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必燔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于夏子夏授穀梁穀梁為經作傳其後榮廣大善穀梁以傳蔡千秋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

### 皇孫驚生

通鑑曰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若送太子宮政君故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常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劉氏曰皇孫生不書書驚生政君所生也王氏之篡漢之中否自驚生始矣故謹書之

### 烏孫公主來歸

通鑑曰公主上書言年老思土願得築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待之如公主之制後二年卒

### 四年冬十月未央宮宣室火○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

獻

通鑑曰漢待韓邪使有加

### 黃龍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鄧支徙居堅

昆

通鑑曰鄧支聞漢助呼韓邪自度力不能定匈奴欲與烏孫并力烏孫殺其死遣其迎之鄧支覺其謀擊破烏孫烏揭丁令堅昆而并之留都堅昆去單于庭七千里王氏曰堅昆西域國名在尹吾西焉耆北人皆赤髮綠



晴唐初號結骨  
後改號黠戛斯

二月下邳民詔○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

王氏曰王良閣道天官書注正義曰王良五星在奎北  
河中天子奉御宮也閣道六星在王良北飛閣之道天  
子欲遊別宮之道占一星不見別輦  
路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內有兵起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

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

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

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二

通鑑曰班固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  
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  
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  
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

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賀善贊曰宣  
帝號令尚嚴而篇中書寬恤之政四詔有大父母父母  
喪勿繇詔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令郡  
國歲上繫囚掠笞瘦死者以課殿最詔年八十以上非  
誣告人勿坐謂非惻隱之發乎惜夫信鳳皇惑碧鷄而  
趙蓋韓揚之死不免書殺此綱目所以責賢者之備也  
呂氏曰申韓之害流毒甚遠秦皇二世用之以亡其國  
李斯趙高用之以亡其身漢鼂錯明申韓佐景帝削七  
國天下幾亡宣帝復好申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吏  
以刑名繩下令行禁止奔走天下雖明君賢臣皆陷溺  
而不能出何也其令行禁止奔走天下誠足以稱快於  
一時也樂其一時之快不暇顧其他日之害觀宣帝之  
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蓋勵精之效初非申韓之功也  
至於用恭顯而啓元帝之帝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  
任外戚殺趙蓋韓揚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囂終  
以亡國豈非擇術不審之流弊歟故論其功則為中興  
之君論其罪亦為基禍之主其功罪相半失於欲速而  
用申韓也昔者聖人亦知遲之不如速鈍之不如利矣



然其為治乃曰王者必世而後仁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其遲鈍迂闊每不如申韓之速何歟殊不知聖人慮事至精也其舉事厭遲而惡鈍亦與人同也惟其原始要終探端窮本知吾道雖有歲月之遲而終成千百年之安申安雖有歲月之速而貽千百年之害故去彼而取此也宣帝不知此理及非太子用儒之諫豈天未欲斯民見三代之治耶劉氏曰武帝之末始書受遺詔於是再見自是歷東漢之世無書者至昭烈之終而後書

**太子奭即位**元是為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劉氏曰太皇太后何昭后上官氏也宣帝即位嘗尊為太皇太后矣凡帝視之則曾祖母也於是復稱皇太后而書尊曰太皇太后豈太皇太后之上無以稱之故云爾歟

**漢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秦正月葬孝宣于杜陵**○赦

馮氏曰一統志云杜陵在西安府城東南一十五里樂游原有廟許后陵亦在焉

**以宣帝宮人王政君為婕妤三月立婕妤王政君為皇后**

丘氏曰嗚呼此王氏篡漢之基也書其名以著其禍基之所始夫婦人內夫家其嫁謂之歸蓋女子生身雖本於父母而成人道則在於夫婦於家則配父以為母於國則儷君以為后雖其所生私恩有不絕者然謂之外家則其錫予之恩報施之禮則固有差等降殺而不可以一槩也槩之且不可况加以厚乎漢承三代禮教廢之後閨門無教養之素為后妃者無不私其外家始於呂氏而極於王氏其後二家子孫俱無噍類嗚呼人家不幸生一女子圖數十年之富貴而滅其自受姓以來千百年之宗祀是豈幸哉後之人何可不戒

**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

劉氏曰書嘉恤民也丘氏曰漢去古未遠其惠民之政書之史冊累累不絕若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及以禁園與貧民之類其事雖小亦可見當時君臣猶有惠念小民之心後世乃至奪民衣食之地以為苑



園劫民耕桑之業以惠  
權倖何其與古相戾邪

夏六月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劉氏曰書救災也書大疫始此綱曰書疫十  
有五而書大者十一書救災之政二而已

詔遣光祿大夫襄等十二人巡行天下○詔議律

立氏曰律令之設蓋懸法以示人使人知所避而不犯  
非故欲爲是以待天下之罪人如設網羅以待禽也後  
世之律徃徃文深而義晦比擬之際彼此可以旁通下  
人不知所守而舞智之吏得以輕重其手誠有如元帝  
之詔所謂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  
羅元元之不逮者所謂不逮者解者謂不逮言意識所  
不及是也噫虫虫之民不能皆讀律令及其讀之又存  
所不逮者則其不幸陷於罪者豈非上之人之過哉然  
則後世欲其制律者當何如亦曰淺易其語  
顯明其義使人易曉知所避而不犯可也

秋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以貢禹爲諫大夫罷官

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通鑑曰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繁行遣使徵之吉道  
病卒禹至拜爲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  
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文景宮女不過十  
餘廐馬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今工作  
數千歲費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多取好女至數  
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又以後宮女置  
於園陵使天下承化取女過度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  
衆廢葬埋皆虛地上以實池下其過自上生惟陛下深  
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  
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令諸官館希御幸者勿繕治  
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司馬公曰忠臣之事君  
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  
不勸而遂孝元優游不斷綽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  
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



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鳥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尹氏曰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以公田振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又復振困乏罷宮館戒馱馬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班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本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主何哉優柔不斷殿宦用權大本既已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人若不可不知所哉本

### 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王氏曰按戊己校尉顏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以撫諸蠻夷之國也

### 二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下蕭望之周堪及宗

### 正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

通鑑曰文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為之副二人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百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事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寮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與高為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肆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安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為明儒以備諫官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為折利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革龍行汗襪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



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扶候望  
之出休日上之事下弘恭問扶望之對曰外歲在位多  
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  
黨相稱舉數譖訐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  
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  
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  
曰非但廷尉問和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  
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  
傳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皆免為庶人胡氏曰詩云貽  
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猷以傳後也武帝不監趙高之  
事置中書宦官至于宣帝益加信任於恭顯根擡牢不  
可後既明習文法又久典樞機即是與聞大政之臣而  
執進退人柄之柄賢能在朝終必疏斥馴致禍亂其勢  
然矣使有剛明英果之君猶未必能斷然去之况如元  
帝闇愚懦弱者乎尹氏曰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為矣  
望之堪皆以師傳舊人受遺輔政未及二載乃與更生  
俱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暨詰問得  
知又復不能正其欺罔之罪乃反黜免堪等其昏庸若

此尚可與之有為哉考之前史及參分注止謂堪更生  
繫獄而不及望之今綱目所書則併以望之為下獄何  
哉觀恭顯召致廷尉之奏望之固已俱在其中至史高  
宣言亦有先驗師傳下獄之語既曰師傳不但堪更生  
明矣或者又謂望之他日特以不肯就獄之故而死是  
前此不嘗逮繫也殊不知恭顯初奏既已併及固無獨  
免之理特始焉謁者召致切意望之是時猶可隱忍至  
後來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決意自裁爾  
况恭顯併奏元帝既可其請正使果不下  
獄是亦下獄之人也綱目所書夫豈過哉

## 二月隴西地震山崩地裂

通鑑曰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孫道城郭官寺  
及民屋室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詔被災甚者  
毋出  
租賦

罷黃門狗馬以禁園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夏四月



立子鷲為皇太子

通鑑曰待詔鄭朋薦為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傳輔  
太子上以問蕭望之對曰敞而吏任治煩亂財輕非師  
傳之器上欲以為  
左馮翊會敞病卒

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尹氏曰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退高蹈立園為  
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為哉去就不明以  
及其身綱目雖無貶詞而義則在其中其有愧於二疏  
多矣又果見幾之君子乎是以他日自殺盡削其官也

關東饑○秋七月地復震

劉氏曰先是書地震多矣未有一歲再震者以是為異  
故特書復自是不可勝書雖一歲再震不以復書矣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宦者弘恭石

顯譖蕭望之令自殺

通鑑曰上復徵堪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  
郎上器重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  
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  
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  
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  
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  
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  
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  
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  
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  
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  
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  
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  
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斃上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  
就牢獄果然殺賢傳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



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  
每歲時遣使者祀祭其冢終帝之世司馬公曰甚矣孝  
元之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  
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  
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  
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終得其免冠謝而已如  
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  
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 中書弘恭死以石顯為中書令

通鑑曰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尹氏曰望之自殺  
不言其故元帝之繆固無可言者若夫以宦者而令中  
中書則其禍博矣揭而書之所以著漢業衰微之本汪  
氏曰前漢州臣與政恭顯為罪之魁此書顯為中書令  
而前不書弘恭為中  
書令是亦闕漏耳

### 三年春詔罷珠崖郡

通鑑曰珠崖儋耳郡在海中洲上京卒皆中國人多侵  
陵之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殺吏  
漢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群臣  
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  
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沅沙東漸  
于海朔南暨聲教亦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  
治也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岷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  
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  
虛內而天下潰叛萃武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煩役重寇  
賊並起是皆廊地秦火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  
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正此社稷之  
憂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  
縣置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木土之害人未見虜戰  
士自死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悄悄之  
盆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饑饉保元元也且以徃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  
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



錢績之夫一隅為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為非冠蓋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玉專用血關東為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言前擊珠玉與兵連年校尉十一人還者二人士卒及轉輸死者萬人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指之議是詔罷珠玉郡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宜勿強捐之誼青孫也

夏赦○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以周堪為光祿勳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通鑑曰猛堪弟子也馮氏曰猛固城人騫之孫也

子丙四年春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

子丁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三月帝如雍

祠五時○夏四月有星孛于參○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

通鑑曰用禹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數民有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千餘事禹尋卒

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

通鑑曰郅支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貢禹匡衡以為郅支向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願送至庭許之既至郅支殺之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王救為烏孫所困遣使迎郅支欲與合兵取烏孫郅支數怨烏孫遂引兵西衆寒道死餘二千人康居王以女妻郅支甚尊敬之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擊烏孫至赤



谷城烏孫西邊空  
虛不居者五千里

寅  
永光元年春郊泰時

通鑑曰上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  
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種聽鄭衛之樂  
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  
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通鑑曰仍詔光祿歲以此科第印  
從官劉氏曰終綱目舉敦朴二

三月赦○雨雪墮霜殺桑○秋耐祭宗廟

通鑑曰上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  
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自刎以  
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毆張猛進曰臣  
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

可聽上曰曉人不  
當如是邪遂從橋

大饑○丞相于定國御史大夫薛廣德罷

通鑑曰上始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  
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皇恐上書自劾乞骸  
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罷第  
劉氏曰以災害也於是始書罪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

槐里令

通鑑曰石顯憚堪猛等毅諸毀之刻更生惧其傾危上  
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  
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周文開基崇  
推讓之風銷分爭之訟武王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  
於上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  
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



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邪正雜揉忠純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更相諛懇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由諛邪並進也諛邪之所以並進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諛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諛絕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銷迹亂榮辱之端仕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今出善令未能一歲而反用賢未能三旬而退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一歷年而不出令則如反瀚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反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言醜詆流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昔孔子與顏淵子夏文相稱譽不爲明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

國無邪心也今佞邪共謀造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撥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陂之聚杜閉群邪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爲當誅故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堪猛之美爲司諫校尉不順四時專作苛暴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詞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爲庶人豐言



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  
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司馬公曰豐於堪猛前  
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  
而已矣斯亦鄭朋揚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  
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  
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  
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劉氏曰於是豐劾堪  
猛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遷堪猛是誠何心哉綱目  
上書豐有罪下書  
左遷堪猛病帝也

### 待詔賈捐之棄市

通鑑曰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  
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  
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  
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  
為京兆尹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  
隔矣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則  
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薦興奏以為  
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  
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為城旦司馬公曰君  
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充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 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

二年春二月赦○以韋玄成為丞相○三月朔日食○

### 天雨草鷄生角

立氏曰雨草鷄  
變始見于此

### 夏六月赦

劉氏曰赦必書不悉書自元帝始何也不勝書也自趙  
主父始書大赦秦始皇不書赦二世書大赦一高帝十  
二年書赦三惠帝七年書赦一呂后八年不書赦文帝  
二十二年書赦三景帝十六年書赦六武帝五十四年



書赦一十八昭帝十三年書赦七宣帝二十五年書大赦一赦八爲鳳皇而赦者居其四元帝即位至是七年書赦五合而考之秦皇呂后不論莫踈於文帝其次惠帝而元帝爲最數矣故畧之自是赦無事義者不書

### 以匡衡爲光祿大夫

通鑑曰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閔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重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厚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蕩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積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廷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

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傲之此教化之本原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掩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祇畏天戒哀矜元元宜省醜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苟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武帝末年群盜巫蠱人不自安及光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胡氏例自

此後赦之無事義者不復載今從之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之冬十一月大破之

通鑑曰上以隴西羌反詔丞相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昔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後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又暴而天誅亟決今又虜無虜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為民方收歛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謹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於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為所破後

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為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庚辰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為濟陽王○冬十一月地震雨水

○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

通鑑曰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劉氏曰自武帝始置博士弟子五十人至帝罷其員數民通一經者皆復其身及是復除者多無以供役然後又以千人限之意雖近狹而實廣也故綱目不書限書置而當時儒學之盛亦可見矣丘氏曰以用度不足限博士弟子員數

辛巳四年春二月赦○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

張猛為太中大夫堪卒石顯譖猛自殺



通鑑曰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耶若當望之飲鴆之後稱疾而去則善矣尹氏曰望之堪猛更生下獄自殺皆不書其故則元帝之闇可知雖然堪以受遺大臣隨即黜辱自宜亟退况賢如望之猶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給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補益而左迂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是時群小在內主德不明必無可為之理雖曰召用果何為者冒進不已自取顛覆無可稱述故堪不音卒而猛之自殺皆削其給事中之官蓋其進退存亡皆不足錄故畧之爾畧之者賤之也其旨嚴矣

作初陵不置邑徙民○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通鑑曰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至是行之劉氏曰禮凡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自漢太上皇崩高帝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是後高文武莫不立焉非也於是而罷之亦非也故謹書之

壬午五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奉時○秋潁川大水○冬十

二月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

通鑑曰從帝玄成之議也尹氏曰昔魯毀泉臺春秋書之傳者謂先君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夫一臺至微尤謹之若此况祖宗廟園乎如使立之非禮則立之者失爾承襲已久無故毀之乃所以彰前人之失也故去年書罷祖宗廟在郡國者今年書毀太上皇惠帝寢園明年書罷孝文太后寢祠園毀者是則立者非矣特書屢書皆幾之也



以匡衡為太子少傅

通鑑口上好儒術文詞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  
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  
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  
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  
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  
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  
名是以上天歆饗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  
然陰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  
功爭言制度之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  
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  
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  
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  
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  
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  
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漸湛靜安舒  
者戒於後時庶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

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  
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  
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  
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  
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  
適子冠乎詐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  
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  
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  
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巧佞之  
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  
以私恩害公義傳曰  
正家而天下定矣

河決

通鑑曰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  
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  
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一統志云宣房  
宮名在大名府開州城南二十五里瓠子口之上王氏



曰初河決瓠子隄武帝親臨塞之築宮其上曰宣防義宣導防壅也屯氏河即位河在館陶縣西二里源自河南衛輝府輝縣東北流至臨清會通河合流入海焉犢河在高唐州南三十五里漢武時河決靈鳴犢口即此

未癸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秋八月有白娥群飛蔽天

漢史曰從東都門至于軹道

甲二年夏六月立子興為信都王○秋宦者石顯以計殺

魏郡太守京房

通鑑曰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濕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上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言則萬化成瑞應

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群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向之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宴是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矣曰然角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亂之於道也幽厲何以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周秋榮水旱蟲螟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



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居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慳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得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許之未發復詔止之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遯去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臣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且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趙高而死高威自此盛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効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入至陝又言議者欲隔絕臣而陛下聽之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者也唯陛下

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從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爲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爲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爲信驗顯知之告房博非謗天子註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終得爲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向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爲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爲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機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尹氏曰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也雖然此特爲房言耳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爲君哉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為城旦

通鑑曰咸數毀石顯父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恐上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門宮門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此非一願歸樞機之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上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顯聞眾人匈匈言其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

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要道之本正已而已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賢能功罪言行事物必核其實然後應之則眾正積於上而萬事實於下矣

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漢史曰昭皇后上官氏崩壽五十一劉氏曰后崩不氏此其書氏何別疑也於是太皇太后歷四朝矣故詳之

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樹折屋壞

劉氏曰綱目雪不書惟三月雪四月雪始書記異也此冬爾常也何以書地震而大雪則非常矣故書

三年夏六月丞相韋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為丞相

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斬之

通鑑曰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



谷吉等死鄧支困辱使者不奉詔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都護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鄧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又畜之必爲西域患如法屯田吏士毆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鄧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院願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大

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胡氏曰古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爲之蓋本有此命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詞耳若矯制而行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爲國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持之利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也尹氏曰延壽爲都護而陳湯乃副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設謀在湯而延壽則從之者也故其書法如此若夫鄧支殺漢使者前已顯書于冊湯能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固春秋之法也

丙戌 四年春正月傳首至京師縣豪街十日

通鑑曰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鄧支單于反逆未服其辜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隔陳克敵斬鄧支首及名



監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逆流

王以下宜縣頭豪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劉氏曰樓蘭王傳首不書此何以書罪邳支也前書殺漢使者其罪矣是故苟矯也雖討有罪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然樓蘭殺漢使既謝服矣又誘而殺之以是為非討罪也故傳首不書

五年夏六月晦日食○秋七月復諸寢廟園

尹氏曰地宜靜而震山宜安而崩水宜順而逆是皆反常之變也小人竊柄君子在野臣不臣之應著矣下逆上之理明矣上天告戒切矣綱目書法嚴矣劉氏曰岸崩雖常事壅水逆流則非常矣書水逆流始此

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

年又罷之及成帝繼體而又復之其毀也以禮不合其復也以體不平是否得失果安在哉書之者惡之也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通鑑曰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墩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即中候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至孝武世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



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中國尚建關梁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亡出從之六也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七也盜賊桀黠亡走北出入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士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對奏上使車騎將軍許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向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恠其不罷故使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歸於是號昭君爲寧胡

闕氏

### 三月以張譚爲御史大夫

通鑑曰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遂修敕宜侍帷幄上召見遂因言顯顛權上怒罷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強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庶繁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

### 以召信臣爲少傅

通鑑曰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



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通溝瀆以廣灌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邵父徵為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信臣九江壽春人

通鑑曰初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而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鄧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又繫案驗是為鄧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曰鄧支囚殺使者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忘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遂躡康居屠二重城斬鄧支之首掃谷吉之耻且使呼韓喜俱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

世稱臣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其私罪惡甚多李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二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列士受爵今二人功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來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遵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詔赦延壽湯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鄧支本亡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



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胡氏曰延壽湯奉世矯制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小大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則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馮氏曰杜欽南陽杜衍人延年之子也

### 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

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班彪曰元帝寬弘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常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哀馬賀善贊曰元帝之初期月而書恭儉愛民之事四可謂賢矣然不能辨別邪正望之堪更生等再書下獄免而望之猛文皆以自殺書漢業之衰實自帝始綱目備書譏之以見君人之德莫大於明與斷也

### 復罷諸寢園

通鑑曰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請悉罷勿奉奏可劉氏曰祖宗寢園以為親盡宜

毀則不當復以為宜復則不當復罷今罷而復復而罷予奪唯意謂之何哉綱目詳書書之所以深罪之也

### 六月太子驁即位

是為成帝

通鑑曰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擊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隕銅丸以擿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附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悲不能自止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以責請冊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臣誠見陛下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冊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



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上意感悟喟然太息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愛此語冊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冊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冊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至是即位後數月匡衡上疏曰陛下東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拔能以定大基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入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物有節文蓋欲翼抵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

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願也舉措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感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師冊魯人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以兄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綱目書元舅王鳳尹氏曰元舅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著外氏得權之始新莽篡竊之漸爾履霜堅冰可不戒哉劉氏曰書元舅何譏私也王氏之篡始此矣故謹書之是故魏冉書舅王鳳書舅王崇書舅

### 秋七月葬渭陵

馮氏曰一統志云渭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一十二里



宋史會編卷第二十二終  
宋史會編卷第二十二終

宋史會編卷第二十二終  
宋史會編卷第二十二終

宋史會編卷第二十二終  
宋史會編卷第二十二終

宋史會編卷第二十二終  
宋史會編卷第二十二終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二十二終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二十二終



